



原创文学门户
起点中文
www.qidian.com

长篇惊悚小说 世上从来没有设计得天衣无缝的谋杀，
只有未被法律追究到的凶手。

死亡天使

DEAD ANG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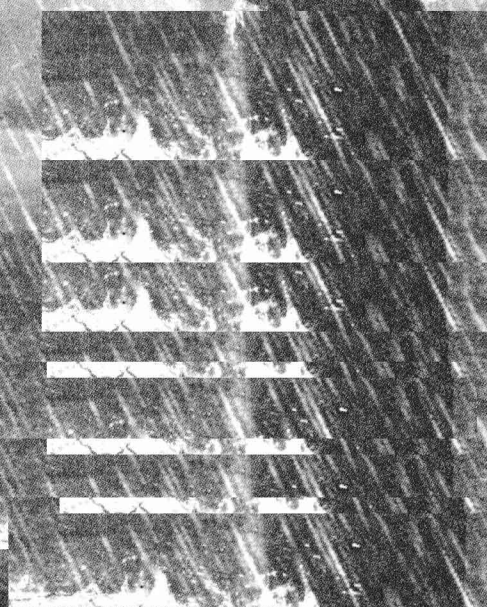
紫薇朱槿

长篇惊悚小说

死亡天使

DEAD ANGEL

紫薇朱槿



群众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亡天使/紫薇朱槿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 - 7 - 5014 - 4792 - 3

I. ①死… II. ①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9814 号

死亡天使

紫薇朱槿 著

责任编辑: 连玉泉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
印 张: 17.75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60 千字
印 数: 9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4792 - 3
定 价: 32.00 元

网 址: www.qzcbbs.com
电子信箱: qzcbbs@163.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门市): (010)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网购、邮购): (010) 83903253
教材分社电话: (010) 83903259
公安图书分社电话: (010) 83905672
法律图书分社电话: (010) 83905745
公安文艺分社电话: (010) 83903973
综合分社电话: (010) 83901870
杂志分社电话: (010) 83903239
电子音像与数字出版分社电话: (010) 83905727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被称为人间伊甸园的叶岛市每过九天就会发生一起离奇的谋杀案，死者身上都留有死亡天使的烙印；每次在警方抵达现场一小时后，网络上都会出现一篇向死亡天使致敬的死亡预告，被预告者数天后皆因各种原因身亡。

替天行道却挑战法律极限的凶手、每每抢先警察一步发现真相的女记者、深陷案中被历史苦苦纠缠的办案刑警，共同卷入了这场扑朔迷离的连环阴谋中。

死亡天使、路西法、天启，凶手究竟是谁？完美谋杀、不可能犯罪、不在场证明，凶手煞费心机！

每一起案件都令人拍案叫绝，每一个死者都是罪有应得。当天理与法律相左时，正义和邪恶的区别何在？

唯有失乐园中众生悲鸣：我们都是有罪的……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雕像血泪	2
第二章 尸从天降	9
第三章 海边发现	15
第四章 初识 PC	23
第五章 天启一号	30
第六章 贪婪者死	36
第七章 花尸奇案	43
第八章 雌雄同体	52
第九章 移花接木	62
第十章 有所突破	70
第十一章 意外发现	80
第十二章 两案关联	90
第十三章 木屑问题	96
第十四章 海边实验	103
第十五章 冷血者亡	110
第十六章 并案调查	118
第十七章 纯属巧合	126

死亡天使

DEAD ANGEL

第十八章	天鹅之死	134
第十九章	未知毒素	142
第二十章	死亡微笑	149
第二十一章	纱巾之谜	159
第二十二章	疑凶无疑	166
第二十三章	怒火焚身	174
第二十四章	犯罪团伙	183
第二十五章	天使羽翼	191
第二十六章	第二嫌疑	200
第二十七章	引蛇出洞	210
第二十八章	步入陷阱	218
第二十九章	渐入彀中	226
第三十章	真相初露	234
第三十一章	第三嫌疑	242
第三十二章	罗谢对峙	249
第三十三章	第四嫌疑	255
第三十四章	结案陈词	265
第三十五章	众生皆罪	272



楔 子

死亡天使：什么样的谋杀才是最完美的？

堕落天使：在这人世间，没有真正完美的谋杀，只有不被法律追查到的谋杀。这种狭义上的“完美谋杀”大致可分三等：下等者，虽谋杀手段存在漏洞，但谋杀者通过种种手法予以掩饰或将追究者的目光吸引到他处而逃脱；中等者，谋杀手段近乎天衣无缝，令追究者完全无法将之与被害者关联；上等者，隐匿谋杀过程及被害者行踪下落，甚至可达到令世人无从注意到有人受害之事实。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已臻佳境的“完美谋杀”，那就是借刀杀人！



第一章 雕像血泪

一夜狂风暴雨，晨来海天俱寂。

细腻腥咸的雾从海上悄然弥漫开来，被黎明前最浓郁的黑暗尽染成灰，变得肮脏浑浊，湿漉漉、黏糊糊地挂在灌木丛中，铺满花岗岩地面，混合着人的呼吸。

小巧的吉娃娃犬响亮地打了一个喷嚏，在主人解开狗链后，欢快地尖吠着，冲进眺翠公园一角堆满了乳白细沙的沙池里，打滚撒欢起来。

太阳从海底的深渊浮了上来，雾色白亮了许多，稀稀疏疏地翻腾着，似乎被阳光微微灼烫到。老人背着手，听狗链在背后细碎地响动，惬意地向公园的另一头走去。

小狗突然尖锐刺耳地吠叫起来，划碎了更加轻薄的雾气。老人急行两步，依稀看到小狗在沙池旁一座雕塑前伏着身，高高翘起的小尾巴不断摇晃，似对雕塑混合有好奇和敌意。

雕塑群不是应该在公园的北侧吗？这里怎么会出现一座单独的雕塑呢？天天都要经此遛狗的老人突然产生了疑问。

离雕塑还有十来步时，可以看到黑色的雕塑右臂高举着火炬般的东西，那造型，老人并不陌生，是美国纽约港天天耸立着的自由女神像嘛。这世界上不知道纽约在哪儿的人可能有不少，但不知道自由女神像的人恐怕不多。

一阵轻风掠过，吹散了最后一团轻雾，自由女神像身上披垂的白色棉布吸饱了水，无力地挣扎了一下，把小狗惊得后退了两步。

老人趋前把小狗抱了起来，感觉面前有人在盯着自己。他抬起头，看到女神像花冠下一双不太清澈的眼珠在目不转睛地瞪着自己。须臾，眼珠里一汪淡红的液体滚落，滑过雕塑漆黑的脸庞……

无声闪烁的警灯点亮了阴霾天空下的公园一角。习惯于晨练的人们发现，眺翠公园从南侧停车场入口向北到南侧第一人行道入口之间，约600米的一大段地方全部被警察封锁起来了。高高低低的人工建筑和灌木将封锁线外所有的视线都无情地挡了回去，谁也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周近谦目光越过灰暗的海水，在远处灰绿色的叶岛上转了一圈，被这阴郁的天气和环境压抑得心情有点儿莫名的低落。他将目光收回，专注于手中的笔记本，做例行的现场勘验记录，几秒钟后突然问道：“颜悦为什么还不来？”

在身边拍照的汪芊华一怔，偏头看向队长：“不是王局派他去接新来的记者到现场吗？”

周近谦也一怔，才想起王局长前天交待的任务。有位上头来的记者打算采访连年荣获功勋的市刑警队，为了争取今年的“全国公安系统思想工作先进集体”称号，分管政法工作的王局长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硬是把这位大记者分给了周近谦领导的一大队。据说，这位记者要按照国外的采访模式，完全与刑警们工作在第一线，亲自取得所有一手材料，然后编写成长篇纪实。

周近谦有些轻蔑地扯了扯嘴唇。这些吆五喝六的记者来来去去的，哪个不是看看抄抄队里笔杆子们准备的大量材料，然后吃饱喝足，大包小包地带着叶岛的土特产回去交差？偏这个记者要搞个新花样。他看了看法医正在初步检验的现场，心想，那具被弄成“雕塑”的尸体不知会不会把那位非要体验一线生活的记者吓一跳呢？

“周队！”充满了朝气的男中音穿越封锁线，迅速靠近过来。颜悦像头敏捷的猎豹，边跑边向周近谦招手打招呼。

如果说周近谦麾下最优秀的刑警颜悦如一缕深秋的暖阳温暖人心，那么他身后的女孩儿就像远方飞来越冬的白天鹅，高傲优雅，贵气逼

人；与颜悦差不多高矮，单肩包、高领毛衫、西裤、短靴乃至外套的薄呢短风衣全是一色的净白，唯有左衣领上别着一朵金灿灿的星式领针，淡妆的脸上挂着三分职业三分自然的笑容。

这样的纯净与高雅与这充斥着死亡气息的犯罪现场格格不入，所以每个人在初时都有些发呆，就连周近谦都没有注意到自己的眉头微蹙。

“周队，这位就是《法律周刊》的谢蓝菲谢记者，一个月内都会与我们大队一起工作。”颜悦一本正经向周近谦介绍自己刚从局里政工处带来的美女记者。

周近谦礼貌地与谢蓝菲握手：“欢迎谢记者莅临我们大队参观指导工作。”

年轻的谢蓝菲似乎没听出周近谦疏远到极致的客套话，优雅地微笑，“周队长，请别客气，我希望能深入刑警同志们工作的第一线，与大家一起走现场、找线索，写出一篇有血有肉的报道，所以请把我当成自己人。虽然我是外行，但也看过不少推理侦探小说，而且在来之前也恶补了一些刑侦方面的知识，应该不会太拖大家后腿，还请周队长在实际工作中不吝指教。”

周近谦“嗯”了一声，这阴冷潮湿的海边犯罪现场实在不是寒暄的好场所，所以他没再客套，只是问了一句：“谢记者，你要我们怎么配合你的工作？”

谢蓝菲忙道：“周队，不用配合，你们做你们的，就当我不存在好了，我是旁观者和记录者，不会打扰你们的工作。”她一边从单肩背的包里取出笔和笔记本，一边做手势，“你们就当我不存在。”

虽然谢蓝菲看起来一副养尊处优大小姐的模样，但这三言两语里也看出很平易近人，所以身边支着耳朵偷听和明目张胆旁观的刑警和技术人员们听了这话都笑了起来，然后在周近谦严肃的目光下止住了笑，各司其职工作起来。

颜悦走到周近谦身边，低头佯作看现场勘验记录，悄声说：“周队，这记者大有来头，可能是高层子女，她已经签了保密协议，完全与咱们一起行动，所以王局说了，‘要谨慎工作，严肃对待，但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也不用太拘谨了，就权当你们队里暂时多了一名需要精心照顾的

成员吧。’”他一本正经地学完了领导口吻，又自己跟了一句，“现在是什么情况啊？这记者真会来，一来就碰到这么稀奇的案子。”

周近谦好笑地瞥了队中的活宝一眼，声音略大，也方便一双妙目正看着他的谢蓝菲听清，将案情介绍了一下。

当天早上（10月17日，周四）6点13分，110指挥中心接到一位老人报案，眺翠公园里一座极似自由女神像的雕塑眼里流下血泪，受到惊吓的老人怀疑是具尸体。虽然报案老者是离休老干部，受过一定教育，但现场情况极其古怪，所以颠三倒四讲述不清。110指挥中心临时调度离公园不远的两名巡警去查看现场。巡警开始以为是那种国外流行的行为艺术，活人伪装成雕塑表演，但到那儿一看，雕塑极其古怪，全身触感坚硬，外表似刷了厚厚的油漆，唯有眼球柔软，戴着手套轻轻触碰还有淡红色的液体流下，但无疑，没有任何生命迹象，应该是刷了油漆的尸体。巡警保护好现场，最后这差事就落到了刑警支队一大队的头上。

根据现场初步调查，死者为男性，身高在1.72米左右，身材瘦弱，体重目测可能在50~55公斤之间。其尸体位于眺翠公园南侧停车场与第一人行道入口之间偏南1/3处，向东离海岸14米，向西离公园边缘71米（公园外是滨海大道）。

尸体与南侧沙池之间隔了一条东西向的沥青人行道，身后两步远是一座豪华公厕，公厕外种了一丛竹子。尸体面向大海，背靠竹丛，双足被埋于土下至脚踝，腿型微呈外八字直立，全身赤裸，目测外观除双眼外都涂有黑色油漆，外披白色钩花棉布，呈对角线状缠绕身体，布料两端垂于膝盖下。头戴冬青枝叶打结而成的花冠，右臂高举过头，握着一把高21厘米的木质花状火炬，左臂自然下垂，握手成拳，拳中握有一支一次性塑料针管。

死者身上没有任何饰物和证件。由于油漆太厚，目测死者体表无明显的伤痕，无血迹，无挣扎、搏斗迹象，肢体坚硬冰冷，体表温度（2.5℃）远低于室外温度（夜间最低温度10℃），再加上无任何支撑物而高举的右臂，应该是被冷冻过，所以也无法判断死亡时间，但根据角膜从发现者看到不太清澈（早上6点）到现在渐显白点（早上7点

11分)可推断解冻时间在6小时左右。

介绍到这里，周近谦又跟了一句：“由于昨夜暴风雨及今早的浓雾，尸体附近找不到任何遗留痕迹，而且尸体表面也被水汽洗刷过，能找到附着物或是微量元素的机会很少了。”

谢蓝菲认真地倾听着，颜悦则不停地在记事本上记录着要点。在此期间，汪芊华也询问过报案老人，再次核对其陈述记录正确无误，然后回来向周近谦报告现场勘验工作完毕。

“老关，死因会不会跟吸毒有关？”因为死者手中握着针管，颜悦突然向正在收拾工具的法医发问。

法医老关摇头：“不太好说。急性中毒症状不明显，尸体表面又刷了层层漆，很影响判断。等尸检吧！”

周近谦插了一句话：“也就是说，目前还不能确定死亡性质是他杀、意外还是自杀了？”

老关嘿嘿一笑：“就算是自杀或是意外吸毒身亡，死人也不会给自己尸体刷一层油漆，把自己摆成这样在这供人参观吧？”

“你在找什么？”汪芊华的一句话把众人的目光都吸引到了谢蓝菲身上。正在东张西望的谢蓝菲轻轻抿了抿唇，本想保持沉默，周近谦却说：“你如果有什么意见就说吧。破案本就要集思广益，有时候旁观者清。你说的无论正确与否，对我们都是一种参考。”

谢蓝菲一笑，不再当隐形人，指着已被小心套上塑料膜正在被刑警们从地中挖出双足的尸体说：“我只是觉得这尸体摆成这样的造型很奇怪。无论是他杀还是意外，尸体摆成这样，似乎都应该有着某种特定的意义吧？明明可以把尸体扔进海里毁尸灭迹，塑造者却偏偏把尸体放在这么醒目的公共场合，难道不是为了让大家都看到他？”

颜悦“哈”了一声，抢着说：“你到处张望，是想看看塑造者是不是在现场围观群众中观看警察的反应或是欣赏自己的杰作？你别中了教科书的毒，这种事现实中不多。”

这话有点儿过了。周近谦本想说点儿什么缓和一下，毕竟这种事不是没有发生过，但他转念一想，什么话也没说。

谢蓝菲看出周近谦欲言又止，立刻猜到这沉默寡言的周队用意无非

想看自己反应。要是自己能被气走或许更好，毕竟自己这样的外来者生生插进这个和谐的团体总会引起反感。她耸了耸肩，不置一词，又在手中的笔记本中记起了什么。

汪芊华有些好奇，所以走了几步靠近她，扭头看她在记录的东西，随口念出：“四个关键：冷库、漆、车、力量……”

谢蓝菲蓦然合上笔记本，瞥了一眼这个唯一在场的女刑警，有些反感。

没想到的是，谢蓝菲认为最不喜欢自己的周近谦为自己解了围，他沉声道：“芊华，谢记者一针见血就指出了塑造者需要具备的四个条件。你要虚心学习，要知道天外有天。还有，颜悦也是一样。”

汪芊华有些不服气，以为同病相怜的颜悦会反驳队长，没想到颜悦却正着脸色回答：“是，这个我明白了。根据被害者状况来看，这里绝非第一现场，其身体姿态的怪异，必然是固定后在冷库之类的地方将之冷冻塑形；塑造者需要购买一定量的油漆将被害者刷多遍才能将尸体表面涂成现在这样均匀稠密的程度；在布置好这么惊世骇俗的‘雕塑’后，塑造者必然要用车辆等交通工具将之运到这里摆放；当然，塑造者也需要不小的力气，尸体加上油漆的重量怎么也得上百斤，这里又没有装卸工具。由此推断，塑造者极有可能是工作与冷库有关、拥有大中型货车、有一定涂漆经验、年轻力壮的男人。”

周近谦点了点头：“不过你还漏了一点，塑造者应该是很熟悉此地环境。所以才特意挑了这丛浓密茂盛的竹林作为尸体的屏障，遮挡了西面，东朝大海更没人注意，有效地减少了在布置时被发现的可能。”

他早就注意到，离此有段距离的南侧第二入口处灯杆上的摄像头仍在忠实地工作着，更靠近现场的南侧停车场内也有监控，无论凶手从哪个方向过来，监控录像中总应该能看出些端倪吧。

根据公园管理员的叙述，眺翠公园全长 3.12 公里，一共七个出入口，除了南北两端的停车场与公园有相通的入口外，中间部分差不多均匀分布了五条人行道入口，每条人行道入口以定在地下的中型造型花坛为桩，只能容人行走，车辆进不了人行道入口。

园内共有五处带有摄像头的监控，分别在两侧停车场与从南数第

二、四、五人行道入口。除停车场的摄像头角度是全景式，人行道入口灯杆上所挂摄像头方向全部朝向公园东侧也就是大海方向。第一、三人行道入口位于滨海大道的丁字路口，有对面路口的交通摄像头监控，所以公园管理处在此两入口就省了两个摄像头。

尸体“雕塑”所在之处，正好位于南侧停车场与借用对面交通摄像头的第一人行道入口的位置。公园管理处的保安昨天最后一次巡逻是在傍晚5点31分，由于气象台发布了夜间的风暴潮和海浪黄色警报，所以取消了夜间正常的两次巡逻。

周近谦突然有种不妙的预感，但他仍然吩咐汪芊华去公园管理处调出公园五个摄像头从昨晚6点到今早6点之间12小时的监控录像，并让队里刑警宋文默去交警指挥中心将西侧滨海大道上正对公园第一、三人行道入口的交通监控录像调出。尸体准备运回去等待法医解剖，颜悦需要将现场草图加以完善。

周近谦三言两语交待清楚，刑警们分头行动起来。谢蓝菲倒是有点儿重新审视起周近谦来。刚过而立之年正是男人最鼎盛之时，周近谦却是一脸阴郁，眼神沧桑，唯有接触到某些关键问题时偶尔锐利的一眼和突然低深的声音令人印象深刻，明明沉默寡言却深得手下信任。年纪轻轻已成了一队之首，必是有其过人之处吧。

不过还有一处令谢蓝菲在意，她低声询问正在端详现场草图的颜悦：“一个海边公园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监控设施？难道现在监控已经这么深入城市生活了？”

颜悦唇角扯动了一下，似乎想挤出笑容但没成功，他也同样低声地说：“市区内一共有七座海边公园，眺翠是风景最优美的一座，在叶岛海湾的正中央，正对着离岸五海里远的叶岛，所以人气非常旺，是外地游客来叶岛市游览的必选之地。也正因为这里风景美、人气旺，所以即使到了晚上也有不少游客或情侣来这里散步观景。有人的地方就有罪恶，前几年这里发生了不少刑事案件，抢劫、强奸、杀人都发生过，针对的就是夜深人静时仍在公园里游玩的单身者，甚至情侣在过了晚上11点之后来这里也极不安全。为了根除这种令市民深恶痛绝的现象，我们强令公园管理处安装了大量监控设备，加强夜间治安巡逻，才基本

上杜绝了刑事案件的发生。”

谢蓝菲点了点头，一个更深层的疑问浮上心头：凶手如果真那么熟悉眺翠公园的地形，那么为什么要甘冒奇险，弃周围几个保安松懈的公园不顾，非要在监控严密的眺翠公园里玩这么一出把戏？



第二章

尸从天降

周近谦的预感成真了，汪芊华和宋文默先后取回的监控录像中一无所得。交警指挥中心那里可以拍到第一、三人行道入口的摄像头里连个人影都见不到，昨晚风暴潮袭来，海浪有三四米高，狂风大作，一切没有牢牢固定在地面的东西都能被吹走，就连海边一座十几米高的巨幅广告牌都没能幸免地倒下，谁会傻到挑这时候去海边呢？公园管理处控制的是第二、四、五人行道入口和南北两侧停车场摄像头，同样没有收获。

“一辆车也没有！连自行车和三轮车都没有！”颜悦夸张地喊道。

周近谦没理他，要汪芊华倒带，重放南侧停车场在昨晚22点以后的一段，“先前的快进中，我似乎看到22点20多分时有个人从摄像头的一角闪过。”

的确，周近谦没看错，在22点23分时，一个身着深色雨衣的人弓着腰，顶着狂风，向东北方向走去，一闪而过，在画面中停留的时间不过两秒而已。

“这个摄像头没固定好，被吹歪了，否则那里应该是死角，在先前的镜头中是看不到那里的。”周近谦指着那个人影出没的地方，手指突然一顿，“他手里提的是什麼？一个包吗？”

汪芊华把图像放大。在夜视状态下，画面质量不太好，大概能看出那个人手里提的包又细又长，不过一米来长，绝对塞不进一个高举手臂后有两米高的尸体。

“似乎是钓鱼专用包……”周近谦抚着下巴沉思起来，一般海边人对这种包都比较熟悉，虽然细长，但放进几把渔竿还有饵料和折叠小水桶什么的毫无问题。

“这么坏的天气，去海边钓鱼岂不是等着被浪卷进海里？这人没那么傻吧？而且哪有深更半夜去钓鱼的？这可能是路人。”

颜悦的分析也不是没道理，但周近谦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谢蓝菲问出了一个在场所有人都存在的疑问：“既然七个出入口都没有车进出，而那个12小时中唯一出现的人又不像携带有尸体的样子，那么这具尸体是怎么出现在公园里的呢？”

周近谦快进录像，直到报案老人出现在画面中才停止，补充了一句：“那个提包的雨衣人也不见出来，似乎凭空消失在公园了。”

汪芊华惊讶地叫了一声：“难道那雨衣人就是死者？”

公园里少了一个活人，多了一个死人，要不是情况太诡异，这种推理也不算错误。但她马上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就算死者在生前自行进入公园，那么昨晚室外最低温度也有10℃，怎么可能把尸体冻得那么结实？而且，就算他在生前为自己刷上了油漆，人身体上也总有些位置是自己不可能刷到的。

这是刑事案件，不是大变活人的魔术，尸体怎么出现在公园里，这个基本问题都不能解决的话，不免让人产生挫折感。再加上法医仍在解剖尸体，在不能确定死亡性质前，他们也很难有别的作为，所以周近谦决定，重返现场，扩大搜索范围。

重新回到尸体“雕塑”所在的位置时，谢蓝菲有种极其强烈的感觉：尸体为什么要放在这里、尸体的姿态到底有什么含义，这对于塑造者应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吧？

七座海边公园如珠链般沿叶岛海湾线串在一起，眺翠公园是海岸明珠中最耀眼的一颗，南接造船厂，北接海港码头，两座人工建筑将眺翠

公园从海湾中孤立出来。发现尸体处向东十几米处就是海岸，精美花岗岩铺就，按地势分为两至三层。

谢蓝菲走到海岸边，沿着台阶下到底层平台，随意走走。

昨晚的风暴潮肆虐沿岸，到现在还能看到一地狼藉的样子。最下层的花岗岩平台因长期潮湿而形成的黝黑苔藓现在已完全被风浪翻搅出来的海底泥沙掩盖住，大量支离破碎的海藻凄凄惨惨地半掩在海沙中，灰黄的海水缓和地轻拍岸石。不知是哪个渔业养殖户家遭了殃，许多养殖浮球在海水中随波逐流地飘来荡去，大量塑料泡沫的残骸也众星捧月般间杂在浮球中。近岸的海面就像是刚吞下一座垃圾场，海中居民多了破鞋、烂草绳、白菜帮子、塑料袋、反扣的不锈钢碗、木头碎片等不请自来的“邻居”……

谢蓝菲注意到，南侧的造船厂为禁止游人进入厂区，在与公园接壤处安装了高大的铁丝网，完全挡住从造船厂通到公园的可能。北侧是繁忙的客货运码头，人车船川流不息。她小心翼翼地向北面走去，生怕鞋跟带起的泥沙污了靴、裤。

走了几步远，一座铁桥挡在面前。一条城市地下排水管道的露天部分从桥下钻出，半清半浑的水从城市的各个角落里汇集到此，稀稀拉拉地从管道口泄进了下方约半米深的海里。

石壁上布满了海蛎壳的排水管道口呈正方形，高和宽都大概有3米左右，越向里越窄，整条管道呈喇叭形，管道底到谢蓝菲所站的下层平台约有1.5米高，铁桥就架在下层平台的两侧中间位置，方便游人在下层平台行走时不必绕行上层平台。

下层平台比上层平台低了两米多，铁桥高半米左右，所以站在铁桥上，上层平台即排水管道口的上方到管道底像一道高大的门，视线基本与上方可以平行，但存在着约半米的横向间距。

这个排水管道就在南侧停车场与第一人行道入口之间，与尸体平行，向北四五米。谢蓝菲趴在铁桥的栏杆上向海面望去。此时，海水与管道底高度相差半米左右，与下层平台相差两米左右，一个成年人如果想爬上来，倒也不是不可能，但是……

谢蓝菲迟疑着，回转身。靠近铁桥内侧栏杆的缝隙中有一小片东西